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注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朱長春評逐節生枝剪段

雖珍瑣瑣玉

莫金豆耳文

不論奇正大

管則大小巧

則小

張楊評奇語

迭出

張嶠評枚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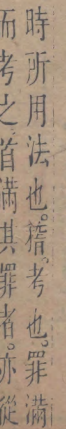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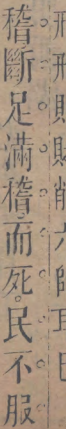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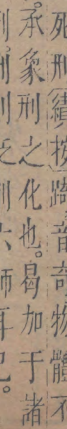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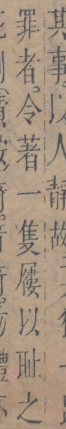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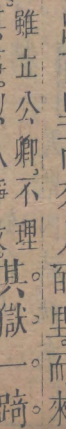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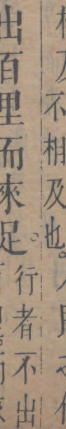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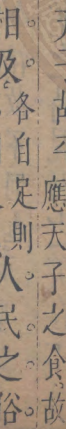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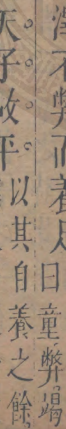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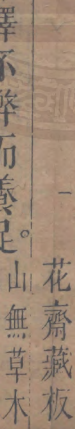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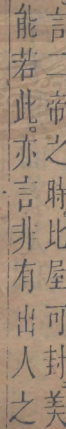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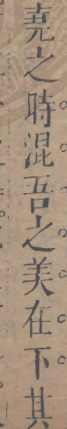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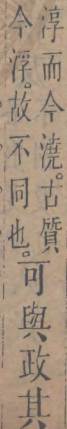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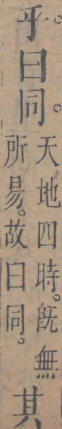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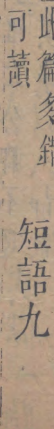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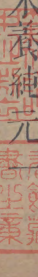
趙用賢評一

是有屨二足

無屨以耻辱

可以當杖也

今周公之刑



管子卷第十二

臨菑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估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日童弊竭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天下平有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

而賦曰良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蹄

足故也奇故鄉而不理其罪者令著一隻屨以耻之

胼一蹄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耻之

具也春通一蹄胼可以當死刑續按蹄音奇物體不

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敵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也
未作之及

程敏政詩四
藏皆以為穀
計

梅士卓評曲
盡善教之妙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王。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誦矣。國亦無利焉。故輕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貴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焯。故勝火。王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管子

卷十二

三

花齋藏板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

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發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

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

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

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故生不給。又安四

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

般。則百姓勤於本。而贖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與時易化。上下

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
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
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
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
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

楊慎評靜則之傷。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

及人之體。在憚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

雲下自知。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閭。將降其

靜威。霽也。慈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諄躁之人。亦皆

父杖過而和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

子之慈。又生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

矣。艾澤而思。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人

父若流水之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

歸者哉。此人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諄靜流

所自生者而思。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

往也。教之入而往。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

人心若然。非曰。真有諄靜。又曰。人所真生而往。是教

之始也。楊慎評備身。無不化馬。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

無不化馬。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之始也。楊慎評備身。無不化馬。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

之始也。楊慎評備身。無不化馬。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

管子

卷十二

四

花齋藏板

是一見使賢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闕于身。此闕不行矣。故貴

壯。又一日以備馬。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

身見若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

以賢見。又若也。人至賢而瞻視。身律物。而有所治也。斯其比矣。敬

神山光武對子陵曰不可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

相助為理乎。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

雖不受使而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人已至。今見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桐江詞矣。使其賢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揚慎評。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政一讀。教之。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身備是則之。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顯而若夫成。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形之徵者也。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

政則少。此少。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衆。則政陳常。樹軌設一

能使人。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朱養純評見
威不可弛

朱養純評見
親不可僻

朱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真
之是為德威
唯威生殺天
之威靈刑賞

微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耻格，不用苛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諭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寂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

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遯已。上二事為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比，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句之

管子 卷十二

五

花齋藏板

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特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淪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淪盟傷言之。敬祖，禰尊始也。祖禰大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罪之。整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所以論行也。欲為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昔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

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若政不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木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刑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券矣此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之際之微而非化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王可成也

孔穎達評有序有恩植感之門

管子

卷十二

六 花齋藏板

君親自好事

謂好為政之專

強以立斷

強立其志以斷是非

仁以好任

所謂悅

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

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春通政年如正

命不中道天也莊

子曰可以盡年

百姓不天厲疾也

六畜遮育五穀

遮熟遮猶兼也春通遮

然後民力可得用

人俱富而力全可用

也春演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強斷仁任則遠無威無親之敝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

可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

而制難以王矣

俱賢若何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

仁賢忽然易事而化

去故而取新春演俱賢如兩昆闕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沈鼎新評禮義生于富上其貧患息足故耳

揚慎評君以政為年以政自壽即以壽民

之也

葉小心理正行
欲瞻願正行
民所重

趙用賢評卯
雞莫之卯卯

必雖節文滋
而後論以食
之薪必雕琢
而后以炊也

宋長春評畜
化爲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較之變化
也富徒以驟
祿食士伏食
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驥貌而無任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

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

欲瞻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服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

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有商賈之行而後能通分之振管氏乘馬

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矣今使衣皮而冠角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言上既乏於衣食傷心者

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君之不能用也

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

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續按罷至樂謂耳倦

絲竹而雕卯然後淪以灼之雕檟力道然後爨之皆

管子 卷十二 八 花齋藏板

者所爲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百姓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

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

則無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當變化富者之用也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輟之既使之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富且取其物終之也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名而無其

收春秋考課
以時而黜陟
臣有僭越禮
也以禮齊而
居之功能盛
言強也時舉
譽以名勸之

李泌評跋行
里速

劉總評法制
俱非強人

沈維垣評真
性賞順習性
貴友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貴用也以射春秋之意

利今則官自有襍禮我而居之於我若此者順其意

收而消也或令其有所絃率春通此

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服行也強者所成辯以辯辭春通此

強即勝下強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春通此

強是勇服事必成辯以辯辭春通此

者則令強服事必成辯以辯辭春通此

辯繁辭智以招請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

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能使皆亡之郊也堅強而乘固為充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廉廣德隱脩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管子 卷十二

九 花齋藏板

此謂國亡之郊若不能使在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會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濟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其性欲必敗亡若能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可與之親也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死教定

定鼎新評神
又不傷斯成
變化以妙合
陰陽

何後良評辱
舉開國即從
逆患迫之微
意

揚慎評玩善
言開國門憂
辱辱求明祝
所謂開國閉
辱辱爵也辱
辱喻辱舉也
非舉則辱爵
一知人序故
耳明祝知神
序故筆無辱
舉

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泰通君司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受。變內樞其神外循其文以易臣民之

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蓄及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故緣地之利。順承從天

之。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順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管子。言則辱可開也。卷十二。十。花齋藏板

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善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緣其宐

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榮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眾

公之也。書曰。闕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筆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筆。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者操牲及珪璧。執筆爵

逆舉之罪也。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災

員其中辰其外

既有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

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而物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竿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視薦竿於神

神次者操性璧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

以閉辱而無失人也。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可擇天下

管子 卷十二 十一 花齋藏板

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明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奸湯竈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換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聳百姓強與短而

無敖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辭高子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子之官而危之與

朱長春評強
真短是人之
剛明強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以用賢說二
應

而臣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葉
門與開國開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謀厲而猶疎則數之毋

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

何潛評慮大
臣亦深思

朱長春評固
事毋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人挑之

朱長春評蘧
泰斯言臨淵
翻鷄走狗秋
成帷汗成雨
市之大都會
卑于天下此
則管子侈靡
之所鼓為風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疎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

樞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謂大臣

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逼君故將反為害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

奈何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間辭也

根之毋伐澗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

事之毋入既未嘗誅且固事之深繫之毋澗

常令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繫之毋澗製謂探

使涸竭也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

管子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心若草木之

生榮此其可誅之謂令他事有十

時必不得失之謂令他事有十

一言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

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

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

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叛矣持故平以滿

卷十二

十二

花齋藏板

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

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

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人無

事之大政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也下兩分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

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春

多體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春

不外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

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也至今清淵
馳市數千里
列集天下貨
物各以類比
歷其俗豪奢
倡優游戲五
方畢合凡其
風被哉

黃震評重農
之餘又擇任
以重士

趙用賢評好
名之心盡
知竭能以于
虛譽故使為
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
自犯自贖則
于君民兩利

縣春通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官

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然而不

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

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

可謂利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一

無常也百姓無寶唯一上一

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無利而不通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而

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為民等等謂

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

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

管子卷十二十三 花齋藏板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

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

以為民首因官擇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

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

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好而不已

故簡視其不可在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

-5 160 45 955" data-label="Text">

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

積財之功未成

則無獨與之名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

成功然後可

以獨名衆共言此

事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

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

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

後其民者之為自贖

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

後其民者之為自贖

能

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贖不憂國

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贖兩

周元會評用人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恨沈評高元致悔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國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春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人。異國之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

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作讐內泄。君臣為讐。損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

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亾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之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亾乎。器。即奩字也。春通。連

管子

卷十二

十四

花齋藏板

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亾。邦之殄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逆。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雖堯守藏。不施必亾。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不平。令苟下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散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功成而

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族國之蕃屏若毀之則國強兵寇遠而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兼可聚強不可兼

劉鑑評此之自恃非高元也故無害

沈鼎新評讓與陽便非謀泄好大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者則可以立功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

遠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遠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由功立亡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秦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由

起也亡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猶有爭名者累哉

不畏而侮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

是也好自勉以聚力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欲兼他人之強

管子卷十二用此以禦危害如是十五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

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宣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

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

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疎戚而好外企以仁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約束也實取而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

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

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

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

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

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春通古時民生養未

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

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

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

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後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

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

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瞻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皆黜黜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橋慢則不及事由

人習為精厲度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

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日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一

管子 卷十二 十六 花齋藏板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

謂眾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眾要之也

春通三年長喪至廬草由啜廩深墨黜黜其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攸心

程敏政評詳
列眾要財無
所不用

曾彥評因重
喪而葬自不
可輕

承養純評語
於周恤親睦
之風

純樞評井田
上甸之法極
極盡

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乎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此棺槨之次浮也。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

之時。必誠力齊敵。相餉如此。則通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

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

禮殊異。則人各得其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所安。故不流移也。

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

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

出。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誅。故不眺。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祠。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

留止人俗。不令轉移。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每一甸之衆。數

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每長轂一乘。馬

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日丘。四丘為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

谿。皆有靈馬。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

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

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

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上視農。以

上。皆囚。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

損而重。

張嶠評受地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祠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修祭之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君始者。謂始為君者也。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

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

者上。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上事

句霸者生功言重本。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

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畝猶區也。十畝

管子 卷十二 十八 花齋藏板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

句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勸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上當操大義。而生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

朱長春評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尊鬼以戰事酬功然而宗廟之儀與朝廷之役官不同等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修無害是以廟中之序川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

用殺以等賢儀而已。非勞國體各有能有所益。故君臣掌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贖。辨若道各有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不可輕也。

趙用賢評此以下至雖有聖人恐用之皆錯簡也

岳正評鬼斧劈空山崩其角

趙用賢評按污殺之事人猶言屈已下人也雖有聖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亾。上之而已。不而役賢者昌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者。所以除去不所以除去不。而役賢者昌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者。宏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

管子 卷十二

十九

花齋藏板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冉饋常禮退朝冉冉饋而食今不然故致莊之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冉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求近今既為人雖織

人惡用之言
下人則請
服者寡也
能服三家
屬。後靡不
布織不得
伯王無。能
用之。能摩
故道。為先
摩故道以
而鄙富直
遺朝以市
權利也。國
也。其物莫
不虛取。故
以起本。善
勸而不怠
故能起本
也。善。句
而未事起
不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後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其事也。

朱長春評國
貧而利專富
子鄙商賈乘
上之而其市
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
下無居息鄙
邑蕭然則市
不通而人莫
盡如也如此

故道。為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國貧。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直美於朝市。國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奸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

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

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未事起不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句而未事起不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侈本。事不得立。後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主欲

與本之善借未侈以起之。未貨。選賢舉能不可得惡。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

承上。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郟之修。夫

紂在止惡得伐不得。雖其旅若林莫不倒于自伐。故。紂在止惡得伐不得。雖其旅若林莫不倒于自伐。故

無有伐而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

李泌評節下
無藝無社意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楊慎評以同
而又其日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正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王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策無社。則與紂之。前徒倒戈。同一匱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上位不能為功。更制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春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管子 卷十二 三十一 花齋藏板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以獨取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具位。危亡可。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

用曰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氏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臨
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

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說而爭依於已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成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成而

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成於以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

春通民期成形成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

同於我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爰化而調之曰識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

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以問所

禦邊 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

境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

故不可以常智觀爭寇敵同鄰

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變

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

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

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謂參驗知其委

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

朱長春評讀
問非問辭參
亂與自亂相
承言人君訪
詢邊情而為
之重謀

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

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

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

傳內外赴警而內外拒寇以防內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重侯人不私行人斯可以內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

春秋種獲九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

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

必於邊之辭

侯人謂調候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規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

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

通周禮有侯人即侯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

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

羊陸之睦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

行人可不有私句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

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

場往來之使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

之事春通使能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

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管子卷十二花齋藏板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

情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

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寶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寶獲使其小

而分之可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不惟大臣逸而小臣亦逸

此治道之祿而所由以升者也則君亦千祿升而已

沈維垣評論

成功于賢良

大貴一與而聖

稱其寶使其小

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

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糺合人羣之道也

主能用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揚慎評輕重
君鈞前後可

為慈乎無幾
無兩何以爲
輕故輕者非
無寔而可以

待上之稱量
但以輕則可
使耳重則極
而不可起輕
善能劑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輕以得
寔而樂死

擴厥評吝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必過別

尊之一與其專必無轉移知此則舉
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
能則專專則佚
使得其能於事必專
椽能踰則椽於踰
椽猶梯也謂
專則功成故佚樂也
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
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
臣賢佐然後事
遂而名立也
能官則不守而不散
官謂防禦之國
國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
眾能伯不然將見對
伯長
官直欲守之其眾必散也
眾能伯不然將見對
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
君
君
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
君
君
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
君
君

於亂人者也
亂人者不為人所亂
非見亂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
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
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
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四
花齋藏板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貪用之全賞之善變為惡惡以使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
奮于功重者在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

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
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
重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
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
實則輕輕重有齊重以為國
重者不限輕以為死
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
則以為國輕以為死
使輕可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欲全其祿不以與下
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則賢去而人散故國
逾貧而用毋全賞好德惡句
使常而不與雖曰好德全賞
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
謂與

赤水心評強
勇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
遠兩言廣極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楊忱評闕無
私處綠葉發
單滋

程敏政評小
惠何如因民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怨也。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

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求。索者遠矣。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

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倫故內怨起之

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

管子 卷十二 二十一 花齋藏板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

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刑不庸。王者

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

下之欲。為欲滅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

一曰。先已而後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

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

於內。此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

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

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

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芻家讐而

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如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虎鼎新評事
君如親則非
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

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

屬故也。故事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使君不安者屬際也。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

謹也。君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

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

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

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

不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叛，將起。君將

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六 花齋藏板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

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則有不令之來，皆利前之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

事亦不擾也。熟鼎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楊慎評禹水
方洲而人聚
之地美即成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何
患欲防患于
君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杜也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禪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逐神而遠熱，交禪者不處見。春通古遺利，君之於

黃雲計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患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人散利
以同民天道
變化而言常
故高不崩入
心附利而合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人君
一也法其化
精治身而體
治國同其流
車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留乃不可法

嚴莫與大誰
敢窺覲之哉
夫事左
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
中國之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
中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此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合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故能生成不已以天

地變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故能生成不已以天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者高而不崩
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
得人者卑

而不可勝
得人則衆歸之
是故聖人重之
謂重人君

重之
謂重君也
故至貞生至信
貞正也謂正心生則

言往至綏
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
至自

有道
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
不務以文勝情
文

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
少是能正眾非故多不能勝

彌虛也
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

之化徒以至言為膠
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

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孚
君子儼然

者如
旬均也君子身行
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擗焉
必令均平正直

柯濬評惟神
化故不可以
道

朱長春評非
仁智不能用
神神將流散
而往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俗久即禮
義賞不侷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敢專
當必行則各

也。理國之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

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

而動化變流弊天地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

之極理善莫大焉。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

山也。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

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

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長止之義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

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

務文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者凝於內

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眾星自共是

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腐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

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管子卷十二 花齋藏板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其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而懷恩此禮義之王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

務蓋能而與上為市矣

沈維垣評借財借人二語經國遠讀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春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泰未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豐侈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枳守其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管子

卷十二

二十九

花齋藏板

揚忱評描盡商情

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來。故不擇鄉。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入國。遇寇難則愜怯而苟免。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象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曰二依。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其木。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

宋長春評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此君臣應上言利。又歸本籍修靡。

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情公故不私藏。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藏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徒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人。今移

子參薄則士云矣

姚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也盡政之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審通。不方之政。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再殺然後可齊。文。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王再駕伐崇武。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王再伐紂也。

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

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尤。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管子 卷十二 三十一 花齋藏板

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回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

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

道。因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

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

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

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然有知強弱之所

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尤。崇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

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崇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紫水心評習
謂而又成以
禮事也。感是敬仲本
色。

可以取天。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

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彘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其。

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亾。亾則物散。滿虛之合。有。

時而為實。滿時為。時而為動。虛時為。地陽時貸。地在。

假貸萬物。精。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

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於寒熱。

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

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

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為時令以順之。

管子 卷十二 三十一 花齋藏板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

兵。禹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曲為政。春通運謀。節時於政也。運。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結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蓋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彘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亾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造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

沈禹新評習
寢于冬而感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執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回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從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

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

管子 卷十二 三十一 花齋藏板

進退滿虛亾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

陽滿虛散合可視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

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

政事瞻足於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說

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常應之以精

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

須預有所防備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之氣不能必其亟而反其重陰連上不動毀之進退謂五行之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或

何俊良評聲
色臭味俱與
時通

柯替評惟聖
人能補洩陰
陽

黃震評數數
災敗因忽靡
常如此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春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幾不應符。故曰唯聖人不為哉。奪餘滿補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平。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靡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瞻民。常醫用之。亢承以靡。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弭之以正。水無形而有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平。失常斯異。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盛盈以重。終陵。其奮也。少之氣。不可遽而沮。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陔。蓋天地

管子

卷十二

三十四

花齋藏板

朱養純評形
客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大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為燮。而六合恃。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和之陽氣。默至無形聲。如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生。我生日。餘氣生我。曰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蠲。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蠲之。即葆其元。而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之調。贊以示道者之棟。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善。

程敏政評恐
懼修者何患
洵雷

豈彥評天
大不可符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敬虛隨
之然終以入
制天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立分位而觀之。怡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觀察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虛。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合章為怡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管子 卷十二 三十五 花齋藏板

列為四位。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爾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日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上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上。離曰：畜牝生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問。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則
非運氣歲周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律廢則農
傷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毋后退衰寧
忍言耶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位覺愈滿可
危

法于世何不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臧之間。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逃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周鄭之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春通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家之命。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春通前之桑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鐵之重反旅金。君幼篡君之侯。婦人爲政。春通七國。鐵之重反旅金。則母

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謙。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則人君日退。亟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日退。亟

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視之亦變。旌鹿

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旌鹿節今變矣。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或有時而氣之和者也。有祭明星者。有時而

燭。熱甚也。謂有時而狗。胸遠也。或遠而為來。鼠應

楊慎評明視
疏趾之類使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

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為所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

其物藉美于
空也有若花

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也。在物益其光輝。是

落又曰花落
于鳥彝彝後

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

春通術故悠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

住對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擯

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燭。周祭曰以朝

及闇曰星。燭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

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管子

卷十二

花齋藏板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

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人事以轉下

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

於亥而始於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

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

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

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

壇。壇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

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

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讖數緯符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諫。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誦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變人之必配于公。子之必承其又。迂而及王命革鼎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世二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
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
師。蠶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爲後代緯書符
命之宗。奉爲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
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
至好奇也。修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
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
此必春秋之後。之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
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爲神仙方術。外爲
風角望氣。又怪爲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
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
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
矣。

又評。後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奧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袂俶
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爲方駕兩行
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
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管子卷第十三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周元會環生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術士享評無偶以為尊除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

欲以為能因任以為能因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應以為能用以君喻心

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

得師君道得也

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

管子

卷十三

一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聖人不甚勤猶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

物不焚飛走但先之則代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便離評體

則春適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除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其語何存故

留之矣造語有淺深然由致盛而合漢

祭可以入聖
祗極評虛故
實生求則有
心

楊慎評直人
合道之人以
直應物者也
其言不設義
不預顧不出
口不見色斯
何言乎解者
知之

但能虚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外虚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故人亦無從

而知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測其發也源而

不測其用也決而不過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出戶知天下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

管子 卷十三 二 花齋藏板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大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既絕四海之人誰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有能如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

而靜則道德全潔其宮宮心之宅開其門門謂口也

備故不可伐也猶靈臺也開其門開口使順

理而言下解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則神存紛

門謂耳目也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自理也春通心欲清耳目欲

黃震評言事
俱無此是何
鏡

永養純評有
幻惡因有得
喪心

詠賦評直遊
德園

張榜評雖解
而能其疏宥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注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者所解

聞性清而後聞。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樸之川。本在云私。去私則靜靜。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而紛乎自治。立名當

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物所以

稱。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

可以為天下主。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苟其無繫于得。執其從而失之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

患為吾有身。管子 卷十三 三 花齋藏板

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寂泊。其應物也若偶之。然而合也。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闕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楊慎評與下
誠大是入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故
翼與誠也故
翼與誠也

楊慎評形始
有間反有易
得道並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
庭曰神虛之
中常修治積
穢香潔玉女
有

道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母

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於陰。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管子 卷十三 四 花齋藏板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証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既不能隱藏，則無求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是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求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沈鼎新評
理則無舍

周元會評因
理又出義禮
釋法求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妄
言先即前義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也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趨逆也無所位趨逆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績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

稟道之精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

也而然也道之所舍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

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

管子卷十三五花齋藏板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義者謂各處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

者理之不妄言應也有時宜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

楊愼詳書中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宐即不義

不宐不顧皆

爲何以不宐

言爲何大誤

解自明

能無宐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吾所顧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

故無顧也。文不義不顧也。人莫言至也。道至于人。莫

能言。乃爲至也。不宐。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追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

也。不知深淺。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管子 卷十三 六 花齋藏板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

也。人有所爲。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

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益無損也。損益者。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非因而可。

朱養拙評惟因是以應

朱長春評無
則虛又加與
物異曰異則
虛明乎虛而
後不物也不
始而為萬物

朱養和評心
是偶境是法
佛法無三二
合為僧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

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聖人無之。謂無

習而成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

也。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管子

卷十三

七

花齋藏板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筆有八解。言之。之。起。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

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後

形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

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地

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卽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爲王爲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櫻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管子。

卷十三

八

花齋藏板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爲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梅子亭詩前
篤言心體耳
此篇言心不
可不治樂理
敬靜所以治
心而及其性
者也

沈鼎新評物
官易搖毋亂
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不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續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則官。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亂也。毋以官亂心，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則內德也。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觀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楊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撓道也

葉水心評明眸善昧感輔承權

張暉評非一亦不能變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氣以

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克不美則心行不正則

不得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邪柱故人

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不亂於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管子

卷十三

九

花齋藏板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筮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續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有今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一氣能變曰精謂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孔穎達評執一者不變之一故不為物使

朱養純評安治俱由心則精智宜一

豈彥評至非頑冥

程敏政評華嚴色相從空境結成

擇而不濶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

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專故能君萬物也聖人者裁斷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於物而使物

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

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枉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管子 卷十三

十 花齋藏板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於道猶為未功物不能離

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必每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

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者虛之道也非

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有司執制常弃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

隨之不見其後見其首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

故曰若存若亡則無盡時故歿世不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

則無變形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

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

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

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

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管子 卷十三 十一 花齋藏板

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禮內靜則

故敬能守禮也循察故能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反其性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

安心有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

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

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

何俊良評迥人處正不可匿

姚樞評說到禮樂性便法步有歸着

楊慎評形以起知如鏡起

照思老發光之精也過即搖傷

岳正評不竭不涸以德來心治也

沈鼎新評請時政和總以成其建當立故利不得奪

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為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

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

玄笈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諸矣

管子

卷十三

十二

花齋藏板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有句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

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

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

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

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

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

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

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何潛評不爲一物是以苞物

楊悅評以清淨目觀清明空

豈彥評即是其共所行

繼繼評清氣合身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

可索也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

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

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明君聖人亦不爲一

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是故萬物均既誇衆

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管子卷十三花齋藏板十三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遷不可廢舍也

故聖人無事也廢舍則百度施奈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通二句即無適無莫隨變斷事也知時

以爲度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演人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爲度

物有所餘有所兵之出出於人兵本其人入人於身

兵而有功入其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賞賜必反於身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李泌評詳於
鬼三語絕新
與

沈隱新評佳
兵不祥如此
則昔和風甘
露矣

朱養和評天
通解考六合
可知此意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

人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

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上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信

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音

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理繞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管子卷十三花齋藏板十四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其人入。入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

於身也陰陰主死故為人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成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筮而知乎其身寬閑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程敏政評無能無事即下有中之旨

揚慎評人以中為衷衷失而難表故即其衷而嘆之與尚書原維皇之意交切

揚慎評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成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支持有新意非徒重無成而已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問暇若無事然也春通二語吾善能不求名善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載之所堪然後當量

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故曰美哉弗弗舉事雖得其中而不故曰美哉弗弗為中乃是有中也故曰美哉弗弗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能得夫中之衷乎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管子卷十三花齋藏板十五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眾不異還與眾人同同於物者誰能言之也還與眾人同孰能弃功與名還與眾人同而還反無成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乃是成也而還反無成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而還反無成能貴無成而還反無成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玄月滿則虧極之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日極則玄月滿則虧極之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入無道玄之又玄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徒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形者也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形者也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其唯忘已乎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淑然和美善惡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淑然和美善惡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

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淑然和美善惡不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

朱長春評天
維地載一段
言至微功至
微老之豪翁
莊之扶搖孟
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
者指言或搖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况人
豈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聲無臭之如
而口耳目手
是本之注非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言為事成功萬物歸之

微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萬物歸之

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地設於下必有神靈維載之故

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

以雷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捨之無識之物皆

得之自然語相發也或之曰有無曰無有此何

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或者何若然者也有風

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

管子

卷十三

花齋藏板

時搖動誰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

使然也滿天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

下也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

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醇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醇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

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人天地且不能違而况

人乎妙乎有妙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

載或捨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

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魏評常儀
常事當有守
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
一讀屬上句
為是

沈維垣評巧
不諭一句可
悟全文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
名之曰道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

之居上者然後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

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之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

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

管子卷十三花齋藏板

性之敏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

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冤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

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存鄉而無鄉

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

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

然而論不存不諭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

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旦暮而知解何待

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
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
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眾之不解也而解眾
之不解然後明觸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
遺諭不可諭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
無日與其人往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亡者存

輿議評不可
言指是一是
二

黃震評遊平
無方

何俊良評高
言一何綺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

於水矣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左則

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

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

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

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

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無適然若有適解

然也結必待鱧而後解鱧所以解結也

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

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

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

管子善不善取信而止矣

矣此言可以為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

善不善之取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

已也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

已時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

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

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

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策因物以應策我無心也孰

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言憲術

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

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

已交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

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曰

何謀此慎密之至春通難言

卷十三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何
知何謀澗然
莫測

楊慎評天視
民視憲同出
則璧可請矣
奇文至理

楊慎評箕可
歌衆人之心
何知新不可
美揚華則幾
于巧辨

朱養純評惟
合天斯問衆

憲術同出。卽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由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謀。此審而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於彼。故自來。自知

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人稽。知苟適。可爲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

慎。內固之一。可爲長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

以爲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

下。則於天道。故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

視。天能精之也。四壁。既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福。故壤

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十九 花齋藏板

管子 卷十三 十九 花齋藏板

土爲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

百穀也。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故曰孰能去

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

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知道之不肯人哉。以天

葉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耽
迷及是醒眼

沈與新評正
是臥馮高着

梅止亭評以
此考身則身
大以此行情
則情真君子
反身而誠聖
人形色踐性
只緣物見生
源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於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

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踰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知

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知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

故於其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于天

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故

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

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家則與之俱。驕倨傲暴之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及已也。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

管子卷十三花齋藏板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

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

身先知吾情。其文瀾。知已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

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以此

之也。春通即克己復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平。以此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行情。乃知養生。知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從。左右或從

以居。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從。左右或從

姚樞評無選
衍乃歸于中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

敬而。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春演何周乎復。

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後。四時也。時平時。時行物生。而

天道周而復矣。吾何以迎天曰敬。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演遷情動而移也。

行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

而巳。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

管子 卷十三 花齋藏板

時。若責生之任。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

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

行。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

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

之。自合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

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口夜。人顧自塞其竅。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

揚悅評守一
則期不失人
亦天矣

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情。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

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

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

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

千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
人于無身後
然是道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人于無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苑。

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

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詣。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管子

卷十三

二十二

花齋藏板

言古與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遊。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畸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子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猜。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管子卷第十三終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明西湖

盧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蔡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圃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

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

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管子

卷十四

一 花齋藏板

人之惡仁也溥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為

五味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

張榜評水備諸美又濟諸生

橫士亭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沈鼎新評形器水之材美

場慎評地神
堅牢品云地
肥工升此水
之集於神木
也皆如其質
以為建根有
長短故稱度
華有多寡故
稱數實有大
小故稱量皆
得水之神也

郭正斌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矣

朱長春評六
大玉人龜龍
蟻慶忌莊子
自以為洗洋
認德連行參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中故曰淡也。無不滿無不居六字。統居下文。兩從天降。

故為得。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夜也。產於金石。揀金於

於天地。或。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故曰水神。莫不有

謂之泉焉。知其所故。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及其常者

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指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剡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

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

爲符。瑞九。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口所嚼食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精。藏之。

朱養純評上
言王此言人
人生于五行
而水爲之凝
可參精氣爲
物之言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華皮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心生肉高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

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

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湫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木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管子 卷十四 三 花齋藏板

濁蹇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忘也伏

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

存亾而爲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

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蝻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自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徒水不絕

之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世不見生螭

遺用賢評此
言水之精粗
濁蹇能存而
不能亾者生
入與王注俱
非
葉水心評五
丁六甲護之
而行

李泌評更神
惟妖幻

張榜評水無
理不具非仲
不則

朱長春評以
水合地應首
又起下諸國
之水此脉絡
也大奇
楊慎評入水
也一段是因
經此亦可謂
水入也是水
經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入與玉伏閭能存而能亾者

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管子卷十四花齋藏板

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

不具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

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巧於萬物

水為正亦具而生由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

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

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

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

躁速故令人麤勇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果而賊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秦之水洎最而

張嶠評鋪敘
諸國碗碗碗
碗碗碗碗碗
灌注牛天下

朱養和評歸
根聖入化世
玄湛絕倫

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

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汙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故

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

巧佞而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

好貞輕疾而易滅沉故愚戇而易萃也宋之水輕勁

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也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

管子卷十四五 花齋藏板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

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在惟戰國古文之尤莊

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蘊秦六說博辨猶

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

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天將建旗揮擢乎

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略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者篇篇中亦

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

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逍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聽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昏

昏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昏昏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

既漫且昏。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昏。昏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日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管子

卷十四

六

花齋藏板

孔穎達評巨
正必由明聖
來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官于天地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莫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菹。上田麥。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清其形。天發其光。地立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

者。天使不能為昏。既使不能。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昏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理故受天殃也。

沈鼎新評使
能聽信便合
天

自豈評渾規
莊貴

揚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數
授入時而四
時皆以星察
春為時首春
龍七宿見於
東方故曰星

何俊良評言
春幽慈善腹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春而生也

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贏而

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句其德其事其事號

管子 卷十四 七 花齋藏板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

拔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阬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

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也。柔和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也。掌主

以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

秋霜降行夏政則欲。續按凝煥字誤月令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

朱表純評言
政俱順春時
下三時亦然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

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麀天母蹇華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灰。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不絕之也。春通芋。作芋艸生類。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

八日。黍之天時初中未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
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南方曰日。故為日也。

不次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

陽為鬱熱。敲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罪修樂謂作樂以修

故為火氣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

為德。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

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續按此言王無定時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適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續按此言

和而用均也。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土之德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之所輔成也。時使均成

何俊長評言
夏案然長茂

何俊長評言
中央溫和平均

頌

揚慎評言之

所無廣故
之歲德

發
與夏時同開
莊敘政評政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國昌民服。日掌賞賞為暑。

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

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痊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竈以

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母

扱免。禁扱。衽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二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

田惡其漏。而傷稼。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管子 卷十四 九 花齋藏板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孳也。時物成熟。孳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

金為爪。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

甲也。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

衆。勲于穡斂之務。人當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

賞之。聚彼羣材。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朱長春評明
于天曰星不
明處曰辰星
陽辰陰星春
辰秋
何俊良言秋
肅然嚴慘

張璠評俱是
政欽之政

則得其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所欲也。

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舒，秋實，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

也。辰掌收，收為陰。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圍小

辯鬪譯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

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毋見五兵之刃。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

管子卷十四。十。花齋藏板

門閭。亦所以助。五政皆人。北方曰月。北方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寒。冬之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

怯。畜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衆陰之。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

閉藏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肅

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肅

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肅

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肅

何俊良評言
冬肅然密

姚樞評宛然
休戚不擾

楊慎評冬時
開固勿發藏

以養春氣唯
不過乃有節

春能發出小
過太過雷為

之雷也故曰
治人食人莫

若雷

沈禹新評五
行與五事徵
應原捷非聖
王不能正時
布憲相民應
人以免天地
之誅

夏雷
雷行。行秋政則早。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

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補姦遁得盜賊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祀而

管子 卷十四 十一 花齋藏板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

行也。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

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

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

而與惡也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

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

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道生德法

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

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

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

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

旬政異故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不中者成失理者凶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遠失其理必敗凶國有四

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

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謹

三代以來勝蝕於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

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

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

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

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

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

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成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

朱養純評德 刑順時刑亦 歸德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

目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知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無業籍合自小正以來至呂覽可靈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歲時附之亦一業也
柯潛評靜為動根故制六者人之符天地也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禮義。則以

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

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

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管子

卷十四

三

花齋藏板

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

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六

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

街也。即黃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

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饒陰乏。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八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

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以天為父。以地

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

楊慎評修鑿者平也上應作土以待乎天為句董字屬下言掛內以洞遠也

沈鼎新評在大極之先在六極之下宜玄微奧

揚士章評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為天地元聲六律為萬事根本

通乎九制六府三之兒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

春通此道妙之要。其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通道照應。九六三皆微詞。修槩水土以

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

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祭祀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春通暉日日次是日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也。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

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日天地水水

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

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

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

管子音花齋藏板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

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

故上言其道。不言其治。此中曰修槩水上待天。曰反

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

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

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高下皆法人。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故通陰氣。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以週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卜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

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黎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

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

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土靜。靜者之成。一日一復

一作一息。成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

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

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黎同契之要。歸元于

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

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

奢龍而辨於東方。續按一本奢得祝融而辨於南方。

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

管子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

天時之。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

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祝融辨乎南方。故

使為司徒。謂主徒眾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

馬以。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

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

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

孔穎達評六
行與上下五
行之吏

卷十四

五

花齋藏板

朱長春評緩

急陰陽之數

也。陽後陰急
分布四時而

五行周馬五
聲生于五行

總生二氣故

曰緩急作五

聲言五本于

二也

朱養純評五

日五行五聲

配合天然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

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

為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

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

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日合發。參

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

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

陰生陽相生而後美。甲子用木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

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

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

趙用賢評自

無得不。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不癘雛毆。癘殺也

指動物也詩

者。不天麋麋母傳速。麋鹿子也。言天傷之春七十一

甲子起周一

祿。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

張嶠評今主

區別以迎春

木

楊慎評賸者

恐瀕於茲而

還其生非去

也卯菱如言

菱之萌芽非

諺

指動物也詩

趙用賢評自

甲子起周一

甲子起周一

甲子六十日
又零十二日
丙子故曰七
十二日而畢
蓋五七三百
五十日又一
五爲十日日
年之數也註
非

日而畢春當九月十日而今七十一日而畢 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 合掘溝滄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 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

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

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 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 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 不誅不貞真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助養農事爲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 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宥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 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 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圃圃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先熟

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 鬼神饗其氣

馬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張嶠評今主
發揚以迎夏
火

張嶠評今主
靜養以迎中
央土

沈問新河上
以成四氣循
之信以貫四
德

張嶠評今主
歛息以迎秋
金

左右司馬銜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質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

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欽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欽也然則晝炙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炙實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日競氣斂還為環五穀次收日鄰熟鄰相比

也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

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擗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數剽竹箭言數

管子 卷十四 花齋藏板

剽削竹箭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室陽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為貴藏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臄臄謂胎敗潰也臃婦不銷

弃臃古孕字銷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明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

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尹口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張暉評今主
休藏以迎冬

朱養和評段
段與上出令
相反則政失
而災至

夫人死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

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

七十二日而畢

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

睹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

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

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

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

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亾之禍

外築

城郭臣死

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

七十二日而畢

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

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

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

七十二

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管子

卷十四

九

花齋藏板

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臙穉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攬呂攬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上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一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管子卷第十四

